



# BOHEME

## 波希米亚人

巴黎拉丁区文人生活场景

[法] 亨利·缪尔热 著



华夏出版社

# 波希米亚人

巴黎拉丁区文人生活场景

[法] 亨利·缪尔热 著  
孙书姿 译

Bohemians of the  
Latin quarter

华夏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波希米亚人：巴黎拉丁区文人生活场景 / (法) 缪尔热著；  
孙书姿译 .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7

ISBN 7 - 5080 - 3173 - 3

I . 波… II . ①缪…②孙… III . 艺术家 - 生活方式 - 19 世纪  
IV . D75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 I 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56129 号

波希米亚人：巴黎拉丁区文人生活场景

---

著 者：(法) 缪尔热

译 者：孙书姿

责任编辑：梅 子 陈 默

装帧设计：点石堂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四号

邮 编：100028

电 话：(010) 64663331

印 刷：北京宇海印刷厂

开 本：880 × 1230 1/32

印 张：11.25

字 数：200 千字

版 次：2003 年 7 月北京第一版

印 次：2003 年 7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 - 5080 - 3173 - 3

定 价：22.00 元

---

华夏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或装订错误，请随时联系

Henry Muger  
Scènes de la vie  
de bohème



内容简介

本书生动地刻画了19世纪上半期聚居在巴黎贫穷的拉丁区的一群青年艺术家的日常生活。他们是孤立又执着地坚守在生活边缘的一群人，没有固定的职业和收入来源，更谈不上任何社会地位，终日过着白日混迹酒馆、夜晚宿于阁楼、以裁缝为妻、以面包屑果腹的穷苦生活。然而，他们拥有着精神上的完全自由，还有对艺术的狂热喜爱，他们敢于对一切权势和虚伪嗤之以鼻，以一种随意的、浪漫化的非主流姿态成为整个社会反世俗的急先锋。

书中描写的那些落拓不羁的艺术家形象对日后西方的文学潮流以及生活方式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从波德莱尔、本雅明到金斯堡、凯鲁亚克，波希米亚人的精神血脉一代又一代地延续下来。如今，波希米亚已成为随意率性、开放自我的生活方式的代名词，成为主流生活的新装点。

## 作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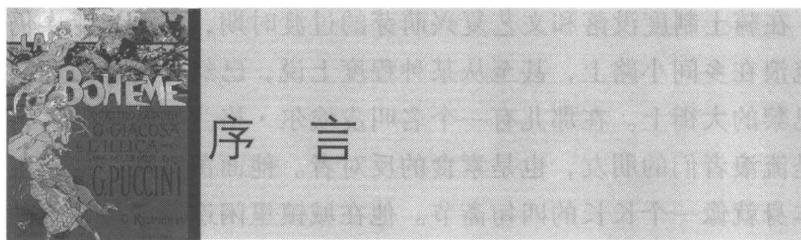
缪尔热于1822年出生在巴黎，其父是一个看门人。缪尔热幼时家境贫寒，身边尽是不名一文的艺术家和作家。在巴黎的莫穆斯咖啡馆，他结识了写实主义画家库尔贝、诗人波德莱尔、现实主义小说家尚弗勒里，以及芳流后世的摄影家纳达尔。在这些人的鼓励下，缪尔热决定弃诗从文，最终凭借小说《波希米亚人》而一举成名。在这部有笑有泪的作品中，他记录了自己在拉丁区的生活，后来被巴西埃改编成舞台剧，随后又被普契尼改编为歌剧《波希米亚人》。

缪尔热既非巴黎拉丁区的发现者，也非吟游此处的惟一诗人，但却被当时的人们奉为“拉丁区的哥伦布”和“拉丁区的荷马”，因为他的作品让波希米亚人的浪漫生活深深地留驻在了人们的脑海里。

选题策划：东门杨 宋稚怡  
责任编辑：梅子 陈默  
封面设计：点石堂


# BOHEME





这本书中所描述的波希米亚人并非通俗闹剧作家们笔下等同于强盗和刺客的波希米亚人，他们不来自于那些舞熊表演者、吞剑者、卖镀金表链的街头小贩、街头博彩的管理员或任何从事其他数以千计的神秘职业的人当中。这些波希米亚人的主要事务是压根不作任何交易，而且总是什么事情都很乐意去做，却并非乐善好施。

本书描绘的波希米亚人不同于今天存在的任何一个民族，他们存在于任何时代和任何地区，堪称是一个优秀民族的后裔。在这个家谱中追溯到不远的古希腊时期，有一个杰出的波希米亚人，他的全部生活，从吃穿到住行，都围绕着爱奥尼亚肥沃的国土展开。他吃着施舍的面包，夜晚留宿在一些好客的家庭旁边，弹奏和谐的七弦琴；他曾经歌唱过海伦的爱情，也哀叹过特洛伊的沦陷。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的波希米亚人在每一个艺术和文学昌盛的时代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祖先。在中世纪，那些吟游诗人和民谣创作者，享受着快乐科学的孩子们，都兰的流浪艺术家，以及所有周游不定的歌手，使得荷马风格的传统永存；那些囊空如洗的流浪艺人，背负叙事诗人的竖琴，歌唱着走过克莱门斯伊索尔开满野蔷薇的美丽平原。



在骑士制度没落和文艺复兴萌芽的过渡时期，波希米亚人仍然流浪在乡间小路上，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已经堂而皇之地来到巴黎的大街上。在那儿有一个名叫皮埃尔·格兰格瓦尔的人，他是流浪者们的朋友，也是素食的反对者。他面黄肌瘦，他的生存本身就像一个长长的四旬斋节。他在城镇里闲逛着，传说他的鼻子像猎犬一样灵敏，他能觉察出从厨房和烹饪店里飘出的香味。他眼中闪现出贪婪的目光，只需要看一眼，就会使屠户店外挂着的猪腿萎缩。他在幻想中，似乎听到叮当的声音——唉！可惜不是在他口袋里——那是10个硬币的声音，这10个硬币是在他完成了为宫廷法院的剧院的创作后，参事答应付给他的辛苦费。和埃斯梅拉达的情人那悲哀、忧郁的外形相比，波希米亚的编年史中浮现出一个少了非同寻常的幽默却多了快乐的面庞——弗朗索瓦·维隆。他的诗歌充满了奇妙的幻象。在远古时代，人们把一切归于命运，因为维隆特立独行、放浪不羁，竟成了绞刑架的征兆。有一次，维隆为了能够近距离地观看皇冠的颜色而险些被抓起来。同样还是这个维隆，不止一次摆脱监视逃走，在吕·皮埃尔·莱斯科的书房里聒噪，在埃及公爵的庭院内过着寄生日子，这个诗歌中的萨尔瓦托·罗萨，这位缪斯，却在他为自己的诗歌落泪之前，使世上最无情的人感动于他那令人心碎、真诚无比的挽歌，甚至忘记了他是流氓、浪荡者、酒色之徒。

此外，在那些其著作仅为一些认为法国文学在“玛勒尔贝来了”那天才开始的人所知的作家中，弗朗索瓦很荣幸地遭到那些现代诗坛大腕们的攻击。这些作家将自己委身于穷人之中，从卑微的著作中获得荣誉。冒着冬天刺骨的寒风，走进搭在街角处的简陋小棚屋，总是可以看见棚屋的主人——那些波希米亚的诗人们——散乱地扔在四处的诗稿。就在这些小屋中，诗歌女神向这




里的匆匆过客们播撒着她的智慧，那些仓促完成的作品，如今却同麝香和琥珀散发出的香气一样浓缩在盾徽上，成为贵族丰富收藏的纪念品。

不妨再来看看文艺复兴开始时的那个伟大世纪，米开朗基罗登上西斯廷教堂的绞刑台，用期盼的目光注视着腋下夹着洛吉画作的年轻的拉斐尔一步一步走上梵蒂冈教堂的台阶；本威努托·塞利尼沉迷于古希腊神话，吉柏提在雕刻着洗礼池的门。与此同时，唐纳德罗正在亚诺河大桥上竖立起他的大理石。梅第奇城则出现了反抗列奥五世和朱利叶斯二世的划时代杰作，威尼斯画家提香和保罗·维罗纳用手中的画笔描绘了杰出的共和国。圣马克大教堂与圣彼得大教堂在他们的画笔下争奇斗艳。

在亚平宁半岛突然爆发的这场天才狂潮迅速蔓延了整个欧洲。艺术，与上帝同在，大步前行，直追《圣经》。查理五世屈身拾起提香的画笔，弗朗西斯一世出现在印刷所举办的舞会上，那儿的爱蒂恩纳·多雷也许就是庞大固埃的原型。

在这种人性的复苏过程中，波希米亚人依然如故，依照巴尔扎克的腔调，寻求着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和艺术。克莱门特·马洛，卢浮宫的常客，甚至美丽的迪安娜在成为君主的情妇之前就是他的宠幸，而迪安娜的微笑一直闪耀了三代王朝。从黛安·德·普瓦提埃的闺房到玛格丽特·德·阿卢瓦斯的闺房，不忠实的诗坛之神为这一危险嗜好付出了屈身图圉的代价。几乎同时代，另一个在索伦托海岸度过童年时代的波希米亚人，被瑰丽的女神塔索热烈地爱慕着，走入了费拉拉公爵的宫廷，就像马洛得到弗朗西斯一世的宠爱一样。但他可没有马洛那么幸运，这位《耶路撒冷公报》的撰稿人，为他对塔罗王女儿的大胆爱情付出了丧失理智和天赋的代价。



美第奇家族登陆法国所引起的宗教冲突和政治风暴并没有阻止艺术的升腾。当那个承袭了异教徒古希腊雕刻家菲迪亚斯衣钵的冯丹·德·安诺桑·让·古容的头颅掉到绞刑台上时，隆萨尔拾起了希腊抒情诗人潘达尔的七弦琴，并在他的助手的帮助下创建了大法兰西诗学院。这所学校继承了玛勒尔贝和他的朋友们的复古思潮，玛勒尔贝一直在尝试探索法语中的具有异国情调的优雅元素，这是他的前辈们在希腊诗坛上悟出并融进法语中的。波米西亚人玛杜兰·勒尼尔，作为诗之堡垒的最后捍卫者之一，始终处于修辞学者和文法教师们的密集攻击之下，而在攻击者眼中，拉伯雷和蒙田的文字都是野蛮刺耳和晦涩难解的。就是这个愤世嫉俗者——玛杜兰·勒尼尔，为罗马讽刺诗人贺瑞斯的讽刺风格增添新意的人，以他那个年代的方式愤慨地宣称，“荣誉只出现在一个老朽的圣徒过去的祈祷之中”。

这本 17 世纪的波希米亚花名册包含一部分属于路易八世和路易九世统治时期的文学家，这些人在朗博依旅馆中聚集，在那儿，他们一起分享闯入红衣主教娱乐生活的作品《吉尔兰德·德·朱莉》，在那儿，他们与一位身为宫廷大臣的诗人合作，完成了悲剧《玛丽安娜》。他们的作品如旋律般撒布在马里恩·德洛尔姆的睡椅上，在王宫的树下向尼依·德·朗克罗示爱；清晨时还出现在小客栈里贪食者的早餐桌上，晚上就来到欢乐大公的餐桌旁；为了乌尔尼亚与约伯的十四行诗之争，他们在街灯下决斗。波希米亚人经历着爱情，战争，甚至外交；在古老的日子，他们厌倦了冒险，把圣经新旧约改写成诗歌，领着俸禄生活，被美差所终日滋养，稳坐于主教的宝座，或栖身于自己的孩子所创立的学院之中。

在 16 世纪和 18 世纪之间的过渡期内，出现了两位崇高的天


才，他们用文学作为武器，在各自的国家进行着反抗。那就是莫里哀和莎士比亚，两个杰出的波希米亚人，连命运都是那么相似。

18世纪文学界最值得称颂的人物中，也可以看到波希米亚人的身影。在这个时代的杰出人物中，可以找到让·雅克·卢梭和达朗贝尔——那个巴黎圣母院门廊里的弃婴。更不为人所知的是，马勒菲拉特尔和吉勒贝尔，两个徒有虚名的人，一个人的“灵感”不过是来自对卢梭不多的抒情诗体的粗浅反思，另一个的“灵感”也只是狂妄无知再加上些许恶毒的混合物，甚至连一点主动和真挚的托词都称不上，因为他不过是派别斗争的工具。

在对不同时期的波希米亚人作了一个简单巡礼的同时，我们特意安排了一个堆满杰出人物名单的前言放在本书之前，目的是为了读者能够自己解决在接触到波希米亚这个题目时所遇到的问题；长期以来，被我们努力描绘言谈举止的那些波希米亚人保持着自身的荣誉，以此区别于其他阶层。

同过去一样，今天每一个以艺术为职业并全身心投入其中的人，最终都会被引入走向波希米亚殿堂的小道。与我们同时代的，那些以华丽辉煌的方式张显艺术的人，绝大多数都曾经是波希米亚的信徒。在辉煌之后的凝思中，他们不免略带遗憾地回忆起过去，那些毫无经验的盲动岁月，那些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在阳光下一无所有，除了年轻人的勇气和在贫寒的激励下萌发出的对未来的憧憬。

对那些心神不定的读者，对那些胆小的市民，对那些我无法清楚明确地罗列出来的人，我们要重复这样一个公理：“波希米亚是艺术之邦，是人文科学的起源，是神的殿堂，是灵魂的归所。”



需要补充的是波希米亚风格只存在、并且也只能存在于巴黎。

我们将从那些不知名的波希米亚人开始说起，这些人才是那个贫穷艺术家组成的大家庭的主要成员。不幸的他们因为隐姓埋名而为社会所责难，因为他们不能或是不知道如何得到公众的认可，以此证明他们在艺术领域的存在价值，或通过展示他们自己来证明他们的未来。他们是痴迷的梦想家，对他们来说艺术是信仰而不是职业；他们还是具有坚定信念的狂热者，看到一篇杰作足以使他们兴奋不已，他们诚挚的心灵将始终为美丽的事物而跳动，无须问作者的姓名和流派。这类波希米亚人来自那些给予别人无限希望的年轻人，来自那些意识到希望的年轻人，而不是那些粗心大意的、胆怯的或是缺乏实践能力的人，不是那些在事情已告结束还在浮想联翩的人，也不是那些等待着通过走捷径或是偷窃的手段来赢得社会尊重和财富的人。可以说，他们过着一种边缘的生活，遵循一种与世隔绝的惯性。他们沉浸在艺术当中，以经院似的狂热作为自己的标志，这正是诗人套在自己头上的光环，也是鼓励他们在自己的低微身份中寻求闪光、静待他人赏识的动力。我们知道在某些不知名的学校中曾经有过这种人，非常古怪以至于没人相信他们真的存在过；这些人以艺术为名称呼自己为艺术的信徒。而根据这些疯子们的说法，以艺术的名义从事艺术蕴涵一种神奇的力量，可是如果没有人帮助，他们甚至找不到自己的住处。他们在等待着能以自己的规则为基础，真正地支配自己。


正如人们所明白的，这是斯多葛学派的谬论。于是，我们可以再次断言，在那些不为人知的波希米亚人心中，存在着类似的生命——他们的贫穷激起了富有同情心的人的同情。是的，我们

再次断言，在那些默默无闻的波希米亚人心中，普遍存在着一种为当时世风所不理解的共鸣，那就是对贫穷的同情与亲近感。如果你悄悄地提醒他们这是在 19 世纪，在这里一个 5 法郎的硬币就是拥有无上权威的女皇，在这里擦鞋的人抹不掉与生俱来的卑微，他们只会认为你是个二道贩子而转身离开。

还有一些人，在疯狂的英雄主义外衣掩饰下，却非常理智。他们既不哭泣也不埋怨，只是被动地忍受着自身造就的晦涩而冷酷的命运。他们大多被那种令科学都无能为力的疾病所杀死，但是，如果他们愿意，完全可以逃脱这种不幸结局，在普通人刚刚开始生活的年龄他们的生命就突然终止了。他们只需对严苛的生活做一点小小的妥协就够了；他们只需懂得如何复制自己的生命，使其包含两种本质：诗人，梦想着到达最高点，极致之处有灵性的声音在高歌；人，劳动者——生命的外在，能够依靠劳动维持生计。但是，这种几乎顽固地存在于一切和谐个体中的二元性，这种形成个性特征的二元性，却被这群体中的大多数年轻人所摒弃。他们的傲慢，一种虚假的傲慢，使之坚决放弃了所有理性。因为他们大多早逝，并经常留下一些被后世敬仰的著作，如果这些作品不会一直不为人知的话，那么它们无疑很快会得到公众的认同。

艺术之争相似于战争，所有的荣耀为领袖人物所独占，士兵们只能分享残羹冷炙。至于在战争中倒下的士兵，他们被就地掩埋，只有一段墓志铭陪伴着那已逝的生命。

正因如此，公众的目光总是集中于冉冉升起的显赫之人，却从不投向苦苦挣扎的卑微生命；这些生命在默默无闻中结束，有时甚至在成功时都得不到一个微笑，就在漠视之中，他们的生命化为尘土。



在被忽视的波希米亚人中，存在着另一分支；这分支由那些自欺欺人的年轻人组成。他们错把爱好当作职业，为残忍的天命驱使着，直到死亡。一些是永恒的傲慢的牺牲品，另一些则是狂想之神的崇拜者。

艺术之路是那么艰辛而危险，然而，不管有多少烦扰，多大障碍，这条道路将一天比一天繁华似锦，总有一天，波希米亚人将不再独占艺术。

如果想找出得到这个结论的所有原因，下面的记叙也许有用：

很多年轻人都相当认真地展开过对这些不幸的诗人和艺术家的辩论。吉勒贝尔、马勒菲拉特尔、查特尔顿和莫罗的名字常常被不经意地提起，他们显然已经登上布道坛，成为为艺术和诗歌献身的献祭品：

别了，人类，你这铁石心肠，胸膛坚硬而冰冷，我孤独的靈魂从生命中游离，悄然而逝。

维克多·艾斯库斯这首绝望的诗歌，这首因做作的骄傲而失去光芒的诗歌，一度曾是那些甘愿为艺术而殉难的平庸者的“马赛进行曲”。

因为这种对不幸的颂扬，对挽歌的阿谀，使得软弱的意志和强烈的空虚感极具诱惑，许多屈从于这种诱惑的人认为，不幸造就了一半天才；许多人梦想着吉勒贝尔死去的病床，希望在死前一刻钟时成为诗人，相信这是到达荣誉顶峰的必经之路。

我们无须对这些不朽的谬论过多谴责，这种说法显然自相矛盾，足以使那些有可能成功的人偏离方向，从那条赋予他们真正

的权利去从事一种职业的道路转向了悲惨的结局。


就是这种危险的布道，这种无用的身后荣耀，创造出自叹埋没的一族，创造出那些眼睛通红、构思拙劣而僵化的哀怨诗人以及所有软弱的平庸之辈，他们注定一生怀才不遇，称缪斯女神为苛刻的继母，称艺术为刽子手。

所有真正强大的心灵都有属于自己的话语，这种心灵迟早都会发出声音。天才或才能并非偶然；他们有存在的理由，正因为这种理由，他们不会永远身处卑微，因为，即使别人不寻找他们，他们也知道如何成功。天才就是太阳，每个人都能看到他。才能则是钻石，它也许长期埋藏于阴暗之中，但总会被人发现。因此，被那些哀歌和懒惰、放荡、寄生虫一般的所谓艺术家们创作的无益之词所感动，是极端错误的。

这是一条公理：“不知名的波希米亚主义——玩世不恭的作风不是一条路，而是一条死胡同。”

的确，这种生活不会有任何结果。这是一种徒劳的厄运，智慧就像失去空气的油灯一样熄灭，心灵因强烈的厌世感而僵化，最优秀的天性变成了最糟的。如果一个人在不幸中逗留太久，在死胡同里走得太远，就无法再脱身；即使从危险的狭缝逃出，也只会落入邻近的波希米亚家族，但那却属于另一范畴，而不是文学。

这里，我们将赞美一个非凡的波希米亚分支，他们也许应叫做业余艺术家。他们充满好奇心。他们的生活极富诱惑，不恪守陈规，并非每天吃饭，在雨夜露宿，在寒冷的冬季着夏装，仿佛生活在幸福的天堂。为了这种生活，有些人背弃了自己的家族，有些人放弃了会带来成就的学业。他们率然从可以有光辉未来的道路上转向，去尝试一种冒险的职业。但是即使精力最旺盛的人



都难以长期忍受这种生活方式，就算他们是大力神也会陷入困境。很快，他们放弃了游戏，快速回到家庭的温暖怀抱，娶了小表妹，在小城镇过着体面的生活。晚上，坐在炉火旁，满足于自己制造的艺术悲剧，譬如以一个旅行者的身份夸张地讲述捕捉老虎。有些人还在坚持自尊，但一旦用尽了一个富裕青年拥有的所有资源，他们的命运比真正的波希米亚人更悲惨。那些真正的波希米亚人从来不曾有任何资源，但至少拥有智慧。我们曾经认识这样一个波希米亚业余艺术家，在这个阵营中呆了三年，和自己的家庭决裂。一天早晨，他死了，被当作乞丐一般埋入平民坟墓。但他原本每年都可以有一万法郎的收入。

我们不必说这些波希米亚人与艺术一样一无所有，也无须说他们是不为人知的波希米亚人中最默默无闻者。

我们现在来讲讲真实的波希米亚人，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本书的主题。那些人隐藏在我们所说的艺术家当中，并且时常有机会跳出来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这些波希米亚人，和他们的同胞一样，会因为面对危险而愤怒，会掉进他们身边最平常的两个深渊——贫穷和多疑——当中。但是在这两个深渊之间，波希米亚人总可以用他们的眼睛至少发现一条通往目标的道路，惟一的问题取决于他们什么时候打算开始去触摸它。现在之所以有波希米亚人这一公开的说法，是因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公开证明了他们的存在，他们不仅在人口调查表上，同时还在这个大千世界的其他地方留下了自己的声音。用他们自己的说法，“名字就在账单上”。他们扬名于文学和艺术的世界，并通过自己的作品牢牢地占据那里。

到达既定目标，他们有很多路可以选择，波希米亚人甚至知道如何在逆境中得益。无论是暴雨还是狂沙，无论是乌云密布还



是阳光灿烂，没有什么可以阻止这些顽固的冒险家，他们先天具有辨别方向的本领。野心使他们的头脑永远处于警觉状态，野心在前方召唤着他们，激励着他们迎接未来的挑战；在和生存的持续斗争中，创造力总是能够帮助他们铲除前方的障碍。他们过着一种天才似的生活，借助鲁莽而富有创造力的算计，他们总能成功解决生活中的一切难题。他们能从吝啬鬼阿巴贡那儿借出钱来，能在女妖美杜莎的船上找到食物。贫穷时，他们如隐士般节制，但只要手里有一点钱，他们会立刻沉醉在那些最迷人的织物中，去追求那些年轻美貌的姑娘，品尝最棒的陈年老酒，仿佛永远都花不完手中的钱。繁花似锦的生活之后，他们重新回到偶然才会铺开的餐桌旁，那里，安放永远属于他们的座位。当然，为此他们还要耍点小计谋，之后侵入所有与艺术相关的职业，好像一群从早到晚都在搜寻5法郎的野兽。

波希米亚人无所不知，只要穿上黑漆皮靴子就可以无处不在。今天，他们可能会在一个装饰华美的客厅里，斜靠着壁炉架聊天，明天，他们却会坐在郊外舞场的树荫下乘凉。林荫道上，他们走十步就能碰到一个朋友，而不管在哪里，三十步之内他们一定遭遇一个债主。

波希米亚人通过自己的特殊语言交谈，这种语言来自画室中的交流，来自戏剧中的对白，来自编辑部的讨论。所有风格的语言前所未有地在这里融合，启示录充斥在通俗故事中，质朴的民间谚语与华丽的词藻结合于西哈诺·德·贝热拉克激烈的演说辞中；悖论，这个现代文学中被宠坏的孩子，对理性的处理就如同哑剧中对傻瓜角色的处理；尖刻犀利的讽刺之辞，如同蒙着眼睛的勇士也能刺瞎公牛的双眼；巧妙的俚语，尽管对那些不解其意的人来说莫名其妙，但大胆率真，超越了最自由的表达方式。波